

## 学术评价怎能陷入“算法牢笼”？

【文/青年报特约评论员 唐骋华】

日前，流传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消息——将朱自清先生的名篇《荷塘月色》上传至某常用论文AI检测系统后，被判定AI生成内容总体疑似度高达62.88%。刘慈欣的《流浪地球》片段也被判定高AI率。更有甚者，王勃《滕王阁序》的AI率竟然高达100%，变成了“AI作品”。

近年来，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渗透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成为许多大学生的“利器”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为此，高校纷纷出台AI工具使用规范，明确允许和禁止的范围，本属应有之义。其中，用论文AI检测系统对论文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检测，是维护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的重要举措。然而，举措的必要性却不能掩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技术缺陷和机制短板。

当前，多数AI检测系统主要通过词汇集中度、句式流畅度、用词习惯等统计特征分析论文内容是否由AI生成。基于这一逻辑，很容易将《荷塘月色》的凝练语言、《滕王阁序》的骈文韵律视作套路化、模式化写作，从而做出高AI率的判定。无独有偶，不少学生吐槽，自己遵循学术规范辛辛苦苦码出来的论文也被标记成高AI率，结果不得不删减精彩段落，甚至用故意“写笨”的方式过关。而经过一番折腾，论文变得语句生硬，缺乏可读性。

严查论文AI率，原本是为了杜绝学术不端，现

在却成了扼杀原创、折腾学生的“算法牢笼”，这无疑是在走到了反面。更糟糕的是，AI率检测一方面可能将《荷塘月色》这样的原创作品误判为AI生成，另一方面，当个别学生摸准论文检测系统的“脾性”，把自己东拼西凑的论文巧妙加工，又能成功地“骗”过AI，成为漏网之鱼。这反而鼓励了投机取巧。

凡此种种说明，以当前的AI率检测技术，尚不足以担当学术论文的“判官”。它充其量可以作为辅助工具，为老师打打下手，提供参考。事实上，大多数高校对论文AI率过高的处理方式，也是要求学生修改，而不是直接视作学术不端加以处罚。可见，对AI率检测工具的缺陷高校是有所认识的。既然如此，就更应直面学生的困惑。例如，有学生认为AI率检测要付费，是一笔负担；有学生实在搞不定，被迫花钱找高手降低AI率。这些问题都应妥善解决。

更重要的是，教育者自己要善用AI。我们经常告诫青年学子，人工智能是人类发明的工具，要为人所用，而不能反过来依附于工具，丧失自主性。那么在论文规范方面，又岂能滥用AI，将“生杀大权”交予AI检测系统呢？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学术本真，必须坚守一个朴素的真理——教育的使命是培养会思考、有灵魂的人，而不是训练规避算法的“技术囚徒”。让技术回归工具理性，让教育重拾人文初心，这或许是破解当前困局的关键密钥。

## 在博物馆过节已成年轻人“标配”

【文/青年报·青春上海评论员 郦亮】

国家文物局相关数据显示，今年“五一”假期，文博场馆人气高涨。据统计，“五一”期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6049.19万人次，较2024年“五一”期间参观人数增加了879.87万，同比增长17%，创历史新高。“在博物馆过节”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。

这个小长假中，上海的各大文博场馆也人潮涌动。上海博物馆“金字塔之巅：古埃及文明大展”每天限额8000人，5天假期门票早已一抢而空，这个已持续了10个月的展览热度不减。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参观人次也达到6万余人，均创了历史新高。

可以说，国人对于博物馆的热情从未像今天这样高涨。这也让人十分感慨，因为就在十多年前，各博物馆远未如此火爆。在那些没有“预约制”的年代，假期里各地博物馆基本上可以随到随进，而平时则人流稀少，甚至于门庭冷落，俨然只是一座城市的“附属品”。

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对文博文化的持续推广和普及，一系列举措显然正在结出硕果。在很多人的心里，参观博物馆，了解一地的历史和风情，体味中华悠久文明和世界灿烂文化，不再是附庸风雅，而是一种生活的必需，是人的素养的一部分。而随着“把博物馆带回家”的深入人心，几乎每个著名博物馆都推出自己有代表性的文创产品，对于文创的关注，又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参观博物馆的兴趣和热情。“挤爆博物馆”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
这场全民的文博普及和推广，最为受益的还属青少年一代。我们在各大博物馆、美术馆探访时注意到，青少年普遍占到了博物馆参观人群的一半以上，有的甚至超过了七成。

2008年，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份大型抽样调查显示，76%的中小学生在从未去过上海美术馆，当时这消息一经公布便震惊四座。“忙于学业而没空去文博场馆”成为最主要的原因。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，这一观念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扭转，很多学校干脆把课堂搬到了博物馆、美术馆的现场，让青少年在文化氛围中成长，从小就接受历史和艺术的熏陶，他们的血液里注入了“博物馆基因”。

应该说，“在博物馆过节”已成越来越多年轻人的“标配”。不过也有一些观众反映，博物馆太过“闹猛”，现场接踵摩肩，人声鼎沸，参观体验并不完美。在充分激发国民的参观热情之后，如何接住这“泼天的富贵”，更好地为观众服务，也是摆在很多著名博物馆面前的严肃课题。

博物馆的优质藏品和展览推高了观众的兴趣，而观众的蜂拥而至又反过来“倒逼”博物馆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。如何把人流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，如何完善展厅秩序，既保证平稳，又不压制观众的热情，这都是博物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只有不断提升观众的体验感，让他们一想到博物馆不是“既爱又怕”，而是心向往之，“博物馆热”才能真正地得到持续。



5月3日，观众在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参观。

新华社图

## 青年时评

## 一场特别的“槐”念 让文学涵养着生活

【文/青年报·青春上海记者 丁文佳】

“铁生的朋友余华”“余华的朋友铁生”，这分别是北京地坛公园里两棵国槐的认养人署名。随着认养期限截止于2025年4月30日，这两棵槐树的关注度再攀新高，网友纷纷喊话余华前来续费。其实，在被园方证实是普通游客认养，以及余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知情之前，大部分网友也猜到了真相。但他们配合着将这一场“乌龙”演下去，用戏谑的方式确认着文学的力量：那些沉进心底的文字，会在生活里泛起涟漪。

这般“冒名顶替”没有招来骂声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出自对“做好事不留名”的传统观念的认同，认养树木需要花费一笔费用，属于公益行为。但认养人并没有直接署自己名字，而以名人假托，是一种含蓄的表达。另一方面则是取名角度之巧妙，认养人采取同位语结构的署名方式提炼出了两位作家的真挚情谊，这一做法唤醒了“有一种友情，叫余华和铁生”的集体记忆。

有意思的是，几乎在同一时期，余华的另一好友莫言再次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打假，摘录了五位网友分别提供的段落，并一一阐明“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说的”。可见，并不是所有的冒名行为都有意义且受欢迎。

而这位认养人恰好掌握了玩梗的度，简单来说，在合时宜的地点，做了一件好事的同时，又宣扬了另一件美事。有网友锐评：“帮助余华、铁生做公益，最终受益人还是芸芸众生。”表面上看，树木因认养人的慷慨解囊而获得生机，但往深处想，每个对着认养牌会心一笑的人都得到了心灵灌溉。“我没死，全靠了友谊。”铁生的作品里常见友谊，余华不把他当残疾人看的态度，反而深深打动了他，因为这是一种平等的精神共鸣。这样的友情并不常见，如伯牙子期般令人神往。当人们看到这两棵树，仿佛就看到了文学和友谊在生活中的具象表达。

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机制，其感染力能引导读者对生活进行正向探索。比如，虽然铁生和余华阴阳相隔，但仍有不同的“铁生”和“余华”继续启迪人们。

黄莺是全国首位参加普通高考进入重点大学的盲人学生，在武汉理工大学读博期间与室友萌萌的友情被网友调侃为“余华和铁生的翻版”，只因萌萌对待好友的风格像极了余华，她不将黄莺视为残疾人，甚至让对方去食堂给自己带饭，只不过萌萌每次都会尾随在不远处悄悄守护。

博尔赫斯说，“我写作，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；我写作，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。”这种写作观何尝不是铁生的“嘴替”？正因为铁生留下了富有深厚力量的文字，纵使斗转星移，依旧被读者想念。除了认养树木，其他生活化的纪念方法暂且不得而知，但我们不妨对类似纪念方式多一些文化宽容，因为生活是文学想象的源头。